

## 人在旅途

## 书院斗影

孙和军

这家穿越了771年的永嘉书院超乎了我的想象。

到过这里的人都会认为，它不止是一家管弦合、诗语酣的书院，它还是山砚水墨的丹青精蕴、耕读吐纳的森林氧吧。而我记得，丹青和氧吧之内更深藏着一个山水斗影。

一

援纸作画的叫王致远，地道的永嘉郡人，起笔于南宋淳佑十二年(1252)他的花甲之寿。

喜欢王致远的字，任道——父亲王允初寄予他任重道远之志，对应他的名致远。欣赏王致远的号，九山——《书·禹贡》云“九山刊旅”本意指九州名山。永嘉郡版的九山则以“华盖、松台、郭公、海坛为斗魁；积谷、巽吉、仁王为斗柄；黄土、灵官为辅弼”对应天上斗星。东晋郭璞始建郡城便是山水斗城，郡城东正的华盖山，便是“九斗山”斗魁之首。

怪不得王致远在江苏还有“天文图”“地理图”和“帝王绍运图”等碑留世，说不定还是风水大咖郭璞的铁杆粉丝。如今的永嘉书院，在我看来，岂非一幅应了山水之利的九斗图吗？看看我们吃的早餐九宫格。我恍然了。

早、夕两次，我跨越百米陡步，登游楠溪江北岸，以水上舞台、凤凰渡、金谷瀑、集英堂为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，以翰墨斋、永嘉学馆、金珠瀑为玉衡、开阳、摇光，以弘商苑为左辅洞明，万梅林为右弼隐元，构成了小型九斗，以金润瀑为北极星（紫微星）。

楠溪江南岸呢？丛林拓展、MGO户外露营、忆江南食府、野战竞技、水心塔、百米陡步、风雅诵美宿、水上自行车凤凰渡、楠溪农园是否也能构成另一个九斗呢？

仁者见山，智者见水。就让后来者见仁见智吧。

830岁的王致远应该在另一维度颌首微笑了吧。

二

在永嘉书院不提谢灵运，那是文人的失态，甚至失德。

一个与世不遇的失意者，一个自然山水的游赏者，一个行旅隐尘的孤独者，一个求道探赜的思想者，谢灵运山水诗的每一骈偶每一对仗，都在拓展一个新的文学境界。而我也是一个山水玩伴，来永嘉寻找谢公的步履，丰盈并续写我的《坐忘斋记游》。

沿着爱洛斯云廊的车道，与东方皓等几位诗人前辈，崎岖而上，以为当年的谢公道也大抵成了今个模样。天姥山有谢公道，当年谢灵运赴任永嘉，叫随从百人打通从剡中到临海到永嘉的山道，这才是完整的谢公道。只是永嘉这一段还有吗？即便不是赴任途中，总还有他永嘉太守任内游山玩水时登临过的山道吧？

果然在下山时看到一条石阶岔路，旁边石崖上刻着很不起眼的“康乐径”。东方诗人马上说，这

就是。是啊，谢康乐不就是谢灵运嘛，康乐径不就是谢公道嘛。

此时，雨意潸然，一条不知哪一年新砌的少有人走动的石阶小径，曲折如斗，却没有谢灵运的其他一丝元素，除了岭墩一座废弃的见不着一个字的亭子。看看已经被湿草和雨丝浸泡的旅游鞋，想到了谢公履尽管在上下山时利用鞋齿摩擦上下协调，若遇雨天，木履浸水显得笨重，反而添累。假如不曾与“康乐径”相遇，希望便就此散去，行程可能更简单。但我相信，行程一定还有，诗歌一定还遥远。

这可能就是骆驼峰上相对较低的一个岭墩吧？我未选择走回头路，向着金珠涧的方向下坡。前方左侧下行是金珠瀑，右侧上行是洞天惊魂。正要迟疑，接到催吃晚饭的电话，只得下行经金珠瀑回到楠溪江的南岸。

洞天惊魂、一线天、金润瀑，包括峰顶云廊，可以留给我下次登临。但对康乐径的牵念是有限时的，因为康乐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，一条隐逸山林间的小径，或许正如星空中越发隐约光亮的斗星，尽管在其他山道洞谷的石刻上，谢灵运的诗歌仍在珠芒闪烁。

三

人间不异山林，这是唐初高僧玄奘提倡的永嘉禅宗的主旨。永嘉书院便是山林，更是人间。这与谢灵运不无契合之处吧？

学与道和，人与德合；山与林和，耕与读合。驾一羽轻鸿，轻鸿便是中国山水诗的舞蹈版。婉约的永嘉，握瑜怀瑾，先声人物一个个沾得了楠溪江的灵气。

从皇佑三先生，到元丰九先生，再到薛季宣提出永嘉学派的概念，其学生陈傅良继之成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，再到叶水心成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。儒者须“弥纶以通世变”，倡导事功，杜绝“理学”和“心学”的空虚之弊。因此，永嘉学派在南宋就与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。

地上一丁，天上一星。南宋后期涌现的徐灵晖、徐灵渊、翁灵舒、赵灵秀“四灵”诗派，打破了以学问为诗的旧格套，在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幽逸、平淡冲和的新气息。一曲《琵琶记》成就“南戏之祖”高则诚。之后的“元四家”之首黄公望、一代帝师刘基、经学大师孙诒让、词学宗师夏承焘等，皆文曲星。

文曲星，即文华，属水，北斗之第四星天权。

昂昂人物今何在？万古声名重九山。

此中九山，除了王致远，我以为还可以是众多文魁，更可以是潜居水心、讲学十六年的叶水心。

所以，在水心塔，我徜徉良久。塔名水心，正好在水一方，居楠溪江洲中心，纪念的又是叶水心。永嘉学派中又能卓然自成一家的，乃水心学派。如果永嘉书院是一个山水之斗，水心塔无疑也是文斗星之一。

## 似水流年

## 又到一年薯香季

纳捷



我们家没有地，唯一种过的农产品就是蕃薯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薯类品种单一，只有白薯，在那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，生番薯削了皮，咬一口脆生生的。

彼时少有水果吃，于是生番薯成了水果的替代品。奶奶在灶间削番薯，她总是把中间最嫩最脆的那块切成正方形的一小块给我吃。番薯易种又好吃，所以一到秋冬季，农村人家多以番薯夹着米饭当主食吃。

临近中午，大铁锅里煮饭总是要放上几块番薯，米饭里便带了薯香，这样的混合饭很香甜。到了晚上，奶奶家的大铁锅里烧的是番薯汤，要汤大点的那种。等番薯熟透了，在汤里加上中午吃剩的米饭，这样一锅热气腾腾甜丝丝的番薯饭汤就是我们喜爱的晚餐主食。

因为全家爱吃，做为工人的父亲有一年也去后山上开了一小块地，问人家买了番薯藤，种起了番薯。父亲平时要上班，没时间去打理那块地。春天芒种时种下的番薯藤，到了十月份抱着随缘心去开采，我们仨也跟在父母后面一起去地里。

说是后山，其实是一块小高地，上了一段缓坡就到，离山边的人家也就几十米的路。父亲提着锄头，沿着番薯藤往下面的土里轻轻一提一松，下面露出一串串“宝贝疙瘩”。我这才知道原来番薯是这样长的，像开宝一样神奇，有些番薯藤下面只有一个大疙瘩，有些下面是大小一串。父亲的一小块地竟能收获不少，只翻了一半地就收了满满两大袋。

以后的几天，逢天气好，母亲会晒番薯糕。番薯糕有两种，一种确切地说是番薯片，将番薯去皮蒸熟捣成薯泥，加点桂花或者芝麻，拿一个浅浅

的盖子做模子，垫层干净的纱布，一个一个印出来，摊晒在竹匾上，晴好天一两天就晒干了。然后用盐炒干货一样炒着吃，或者油炸着吃，金黄嘎嘣脆的香喷喷，是那个年代极好的零食。

另一种番薯糕其实是番薯条，同样将稍小点的番薯去皮，蒸到七八分熟，再切成小小的两个指头粗的条状，晒到半干就能吃。刚晒好硬度适中的时候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，甜丝丝糯叽叽的，管饱又好吃。等过几天，水分在空气中散发得久了，此时的番薯条会有点硬，年少的我们用稚嫩的牙齿啃得满嘴流哈喇子。

此时，主食是它，零食是它，充当水果的还是它，番薯以多种身份滋养着我们。

据说，明朝的广东虎门人陈益是“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”。明万历八年(1580年)，陈益随友人往安南(今越南)，当地酋长以礼相待，每次宴请，都有味道鲜美的甘薯。但当地法例，严禁薯种出境。陈益以钱物“疏通”了酋奴，在他们的帮助下得到薯种，于万历十年(1582年)偷带回国。陈益为我国开辟粮源，贡献重大。他一定没想到如今的薯类品种之多、质量之好，不仅是居家主食中的粗粮优品，还是健身人士的减脂辅食。

寒冷的冬日，吃上一块热乎乎烤红薯，暖身暖心又营养，网友直呼“烤红薯简直是冬天的标配”。烟薯、板栗薯、六鳌蜜薯、紫薯、白哈蜜冰糖薯等等，各种新品层出不穷，口感各有长处，亮点纷呈。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烘烤，在相对高的温度下，使各种薯类流出深红色的糖汁，香气扑鼻，且要趁热吃。含一口在嘴里，糖分在嘴里翻腾，糯糯粉粉的薯香在嘴里遇热而化，直达味蕾，简直可以治愈一整个冬天了。